

# 父亲晒书

□ 岳凡

接二连三下了几场绵绵秋雨,屋里潮湿起来,墙面上冒出晶莹剔透的小水珠,地面也湿漉漉的,床上的被褥、枕头散发出刺鼻的霉味,书架上的书籍也如水洗濯过一般。

这天清晨,阳光拨开乌云露出笑脸,趁着大好时光,母亲把被褥晾在屋顶,父亲则把一沓沓书籍搬出来晒晒太阳,让文字温暖起来。

书籍摆放在楼上一层,一本挨着一本,整整齐齐的,此时的父亲俨然一个一丝不苟的将军,那些书籍就是服从他命令的士兵。整个早上,父亲都忙碌着打理他心爱的书籍,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翻看,不让每一个文字受到冷落,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,似乎每一个文字都有了精气神,都在手舞足蹈。那些折叠的页码,父亲用手轻轻摊开,看到残缺破损的页码,就用胶水修补好,见到灰尘就用抹布擦干净。父亲虽然在学堂念书不多,对待书籍却如此细心呵护,我自叹不如。

我好奇地凑前看,有的书籍分明年代久远,封面在岁月侵蚀下千疮百孔,密密麻麻的繁体字暴露在阳光下,瞅着那些让人

捉摸不透的文字,就像我捉摸不透父亲的心思一样。有些完好无损的书籍可能是最近新买的,大多是关于种植、养殖之类的,我有些纳闷,父亲种了一辈子庄稼,到了花甲之年,是不是还想在农业方面大展拳脚?父亲的意思是,到了这个年纪是该总结自己的得失了,就像我们开年要写计划,年终要写总结。人呀,这一辈子可不能总是糊里糊涂的。

尽管有的书籍早已面目全非,可父亲总是舍不得把它扔了,这不像父亲大大咧咧的风格,平时看着破旧的物件,母亲舍不得丢,可父亲执拗着扔得远远的,而眼前破旧不堪的书籍,他却爱不释手。他说,这些书籍早已成了他的老朋友,相处久了,有了难以割舍的感情。

村里很多人不明白父亲整日侍弄这些无用的书籍有何意义,确实,在村里哪有多少老人有闲工夫折腾这些破玩意,他们不知道书籍传播知识,是人类的精神食粮,是读书人的脸面。我却在父亲耳濡目染下,受益匪浅,感受到书籍的魅力,学到了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真谛,学到了凡事要有始有终,锲而不舍。



村头(钢笔画) 李为民

# 遥远的石磨

□ 杨丽琴

院子的角落里堆放着两块老石磨,上面密密覆盖着一层深绿色的青苔,磨石的缝隙间钻出一株细瘦的野草,像怕被人遗忘了似的,在风中轻轻招摇。

那时,这两块石磨就放置在祖母家厢房的磨盘上,每到冬闲,祖母家就特别的热闹,村子里的人三天两头地来做豆腐。

石磨为青石材质,直径约五十公分,二十公分厚。祖父为做这副石磨,去10里外的山里,花了两天时间才挑选出石材,再用板车拉到外村手艺精湛的老石匠师傅家里。听说那个老石匠从早到晚一手钻子,一手锤子,“叮叮当当”了一个多星期,才基本打造完工。祖父又用板车拉了回来,安置在了厢房里。

石磨安置好以后,村子里的人再也不去集市上做豆腐的铺子了。集市豆腐铺做豆腐的人多,每次都要早早地去等着,而且每斤豆腐要五毛钱的加工费。在祖母家做豆腐,本村本户的,自动排成了顺序,排到了,才不慌不忙地去,而且祖母从来没有收过加工费。

石磨用得频繁了,里面的齿坑也会被磨平了,每年祖父都要去请石匠师傅重新锻整,齿坑锻磨好了才可继续使用。那个时候,总感觉祖母家的石磨承载了很多的苦难和酸涩,但心里却总盼着冬季磨豆腐的时光,喜欢村里人脸上满溢着的无比快乐,和一股纯粹浓郁的温馨氛围。

磨豆腐不是一个人的活计,一般需要三个人,两个人推磨杆,一个人下磨(即往磨眼里喂豆子)。推磨人两手扶着磨杆,一

下一下,有规律地推着,下磨人一手拿着勺子,一手扶着磨杆,瞅准磨杆转到一边的机会,手疾眼快地把黄豆喂进磨眼里,豆汁慢慢地沥出来,沿着石磨边沿往下流,“滴滴答答”地流入到下面的大盆里。

推磨要配合得默契,磨石才能有条不紊地转动起来,而且非常地省力,不累人,心也不由得轻松舒畅起来。大家边做着活儿,边唠着今年的收成,来年的打算,家长里短,趣闻逸事。厢房里不时地传出阵阵愉悦不羁的笑声。那时,几筐豆腐做下来,村子里平时小争小吵不和的,或者心里隔着事儿的,不知不觉间就消除了,此后,再碰了面,好像压根儿以前没有过隔阂一般。

每到磨豆腐的时节,也是我和几个堂兄妹最快乐的时候,因为那时豆浆可以像平时喝开水一样地紧着喝。其实,才开始的时候,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喝豆浆,非常讨厌那种豆腥味,祖母哄着我,说豆浆营养高,能长个儿,还能长得漂漂亮亮的。祖母每次还特地给我加了一点糖,喝着喝着,我就喝上了瘾。当厢房里飘逸出浓郁的豆浆香气儿时,我们都争着往厢房里钻,祖母知道了,就把我们都给赶了出来,说喝了豆浆,人家怎么做豆腐啊?!等堂兄妹们都出去玩了,祖母才偷偷地端来一碗加了糖的豆浆让我喝。祖母总是夸我最乖,也最疼爱我。

如今,石磨还堆放在院子的角落,而我的祖父祖母却相继离开了我。我仿佛又听到那声声呼唤,闻到浓浓的豆浆香,不知不觉,泪花打湿了眼角……



市井

# 不足一米的巨人

□ 敖华

上午九点四十,我准时从宿舍赶往操场察看学生跑操。在操场的入口处,我看见了一位肌瘦的中年男子,形象特殊,特殊得不忍去描述。

他的衣裤陈旧,但不脏乱。专注的目光,在涌动的人潮中寻觅着什么。最不忍说的是,他双脚的脚踝以下部分都被截肢,前端裹着布条,膝盖以下包着塑胶皮。他跪立在道旁,高度不到一米。

我感到十分诧异,难道他是进入校园乞讨?然而,正常的乞讨是在街道、桥头或路口。我继续观察,不见他面前放置接币的缸或瓷碗,没见他伸出手掌准备接受施舍,没听到“大家行行好”之类的乞语。

过了一会儿,一个女孩跑来和他说话,他从兜里掏出100元钱递给她。递钱的瞬间,对话的场景,都充满感动。女孩跑去跑操,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,与这位兄长攀谈。原来,他是为孩子送来生活费。他行动不便,本应受到照顾。可是,不仅没有谁照顾他,而且他还跪着赶来给孩子送温暖。

谈话中,我不忍问起他的双脚。或许出过车祸,或许劳动时受过重伤,或许遭遇某种足病。我只能去猜想,害怕

问话会引起他的伤痛,担心残忍的画面再次回旋在他的脑海。同时,我担心引起误会,还以为我仅仅出于猎奇,才打探他的过往。不管怎么说,他的双腿有过一段残忍的历史,对他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。这块伤疤,我不忍去触碰,只是安慰他说:“你行动不便,要多注意休息!”他坚毅的神情透出一丝淡淡的微笑。

几分钟的接触,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。本想问问家人是否善待他,经济来源如何,有没有得到政府和他人的帮助,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怎样,他的内心世界呈现什么色彩。然而,就这几分钟,足以感染了我,那种难得的坚强,那份无与伦比的父爱,那种面对异样目光的豁达,那种跪着行走的努力……每一种可贵品质,都是常人急需的营养品。

离开的时候,他跪着行走,如一条虫子在蠕动。对于常人,这速度很慢;对于他本人,已经很快了。阳光迎面照在他身上,留下一道浅黑的背影,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我的内心先是袭来一股寒潮,接着又涌起一股暖流。他不足一米,但在我眼中是一位巨人。他至少没有走上行乞之路,而是依靠残躯撑起一片蓝天。

世相

# “扫雪”规矩里的暖

□ 马海霞

幼时冬日,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夜,不起来看,躺在被窝里,只要听到窗外胡同里有“刷刷”扫雪声,就知道邻居王大爷倒早班了。王大爷四点上早班,三点多便起来打扫胡同的雪,啥时候听到他的自行车响,便知胡同里的雪已扫完,他要骑上班了。

有时我妈也早早起来扫雪,从家门口扫到胡同口,那是王大爷不上早班的日子。李爷爷老两口从来都不扫雪,母亲说他和老伴年龄大了,下雪天尽量别外出,小心滑倒。李爷爷的菜地里每年都种白菜,什么时候大门外摆放了三棵大白菜,便知道是李爷爷送的。“这白菜叶子卷得不好,别嫌弃。”遇到有邻居跟他客气,他便撒下这话儿。

“这老李头,每下一场雪便挨家挨户送几棵白菜,替他扫点雪,他马上就还你人情。”孙婶边往家抱白菜边嘀咕。

我读中学时,我妈在镇上开了家小超市,超市和一家私人门诊相邻。平时我妈八点去超市开门,但逢下雪天她不到七点就去。问她为何雪天这么早去上班,我妈说,隔壁门诊七点开门,下雪天必须和门诊一个点开门,否则他家开门早,门前的积雪一个

人扫,得扫半小时。要是有早去看病的患者,他就得和护士轮流扫雪。我要是不早去,人家岂不是连我们店门前的雪也要清扫了,麻烦人家不好。

我刚参加工作,积极进取,哪天都是第一个到公司,打扫完办公室,再把楼道打扫干净,等同事们上班时,我已经忙完了。

那年的第一场雪来得特别晚,也特别大,我比往常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,开始清扫院子里的雪,等同事们陆续来上班,我已经清扫了一半多了。老板的车停到办公楼前时,同事们还在打扫科室,只见他下车走进办公楼巡视了一圈后,大声呵斥道:“今天就海霞一个人知道下雪了吗,怎么让她自己在扫雪,你们就不能早来公司几分钟吗?”

和我妈谈起公司扫雪的事儿,我妈说,以后下雪天你要比平时晚去一会儿,和同事们一个点去就好,扫雪时也不要带头,你是新员工,跟着大家一起扫即可。你早去公司清理了积雪,初衷是想做好事,但这种好事却让大家都因此挨训,便成了坏事。多替他人考虑,才是真正的送温暖呀。

闲话

# 对手的高度决定你的高度

□ 杨昉

某名企招聘一高管。复试前,公司组织爬山等活动。

活动归来,考题相同——谈谈对其他人的印象。剑拔弩张的局势立即呈现,应聘者顿然醒悟,真正角逐已经开始。若要问鼎成功,办法只有一个,彰显自身优势,暗贬他人弱处。于是答案同出一辙。考官面无表情,心里暗自摇头。终于有了与众不同的答案。他说爬山时发现李有组织能力,而王任劳任怨主动帮大家拿东西,他还说智力比拼时发现赵反应敏捷,张思维缜密。

他侃侃而谈,考官眼神不禁为之一亮,问道,那你的优点呢?他略微羞涩地笑了,我的长处是看见了他们的优点,而且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。考官笑了,又问那你是否清楚你们是在竞争同一个职位。当然清楚。他答道。

你认可了别人,难道不担心自己吗?他迟疑一下,坚定地说,我当然希望自己

已应聘成功,但是我看到的他人优点也是事实。我必须面对这个事实。

考官如释重负,终于找到他们想要的人选——合作,相融,诚实,大度。

站在山下,永远不知山的高度。如果登上山端,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油然而生,证明你的位置已经很高。倘若需仰视才能看见对面山顶,说明高度还不够。如果恰好平视对面山顶,那是你的高度与它相同。

站多高,就能望多高,对面山的高度恰是你所处位置最好衡量。看不见对手的高度,那是你高度不够。看见了对手的高度,却视而不见,那是你的气度不够。记住,对手的高度决定你的高度,欣然接受并坦诚相待对手的高度,你会更上一层,机会也会更多。

不认可他人的优点,怎么能虚心去学习,嫉妒的心理可能驱使你去抹煞他人的成绩。试想哪个单位会任用这样的人独挡一面?